文史通義

章氏遺書卷第三

文史通義內篇三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

閒而有胥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無多也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

光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卽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眞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恆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旣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訑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謂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

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闕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尙體

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生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

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

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中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已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覿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𢱢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誤於所似誨人不倦非瀆蒙

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也

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焉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也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之類）或官（李將軍之類）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

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赤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茁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尙清眞斯足尙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尙文幼名冠

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至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爲觸犯豈不諂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鴟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鶡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間崇尚道教則有真人賜號（南華沖虛之類）法師賜號（葉靖法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真玉妃之類）僧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三藏在太宗時不始開元今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陳摶

林逋之類則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
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謚法
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倣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
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貫
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
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為當時之文語而已矣
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各隨其意自為標榜
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為郡望之
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為堂軒亭苑則
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

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
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
心之尙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
俑也

峰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旣繁夥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
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於前
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夫盜賊自爲號者
將以威衆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姍素之類甚多）
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
亦不思而已矣

逃因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逃

之因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讐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讐即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讐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尙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

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莊子唐則勅尊南華眞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蒯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是也雋永八十一首見本傳與志不符書名本全而爲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特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爲專部書名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史記爲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即十三篇稱爲孫子之類是也此皆較讎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

（較讐通義）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不爲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識別東京訖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毘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偓翰林集）猶有所取至於詼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松）忘筌（楊懷玉）披沙（李咸用）屠龍（熊皦）聱書（沈顏）漫編（元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

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爲一人之書則卽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爲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旣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爲標題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遊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筆黃茅白葦毫

髣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則無理取鬧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爲之無所容勉强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强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爲之篇序焉猥塡泛語强結

韻言以爲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閒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强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摹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優於易序而歉於詩書之序乎趙岐孟子篇序尤爲穿鑿無取

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爲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

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併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穿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

亦幾何其不爲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帝典臯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爲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因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

章首字何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爲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

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强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事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

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誤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謂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决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

爲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値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摘詞掞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

難必著其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之言誤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憾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為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令偽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況本

無是說而強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刼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已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

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

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張坐儒說而爲詰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儁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儁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

前人尙論情文相生由是論家喜論文情不知文性實
爲元宰離性言情珠亡櫝在撰質性篇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
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
之敎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
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
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
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
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
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
政害於其事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

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

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宗旨泚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闓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卽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

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皭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歎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

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垂後又何爲也有言而啟人爭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巵言日出然而稠適上遂充

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略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卽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皁隸亦未聞其必斬有用也豕腹饕餮牟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螾蠪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狌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道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

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

陰陽之關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瀣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

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

發前人之覆

黠陋

取蒲於萑澤承考於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賓狥名而忘實並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狥名而忘實

取藉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何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已所爲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爲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爲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搆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鎔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既爲集中之傳記即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後人之刪

述庶幾得當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竊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焉度已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見史家之因襲而點竄其文爲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厤算家有其書矣裒録厤議書盈二卷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辭讓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讐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

以漢書爲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鼖鼓之陳也今爲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坫以爲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爲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蘆澤之藪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爲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欷歔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

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啟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既非有意爲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爲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爲漏溢而爲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已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已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爲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哂矣況稱

述其親乃爲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爲薦賢者勸
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爲清忠者幸
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
遊觀而未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
詡百而稱親者一歟

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敘詩中明六義蓋詩無達言
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
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
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
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倣詩序而爲者歟讀書終篇則事
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

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節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旣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所聞之大略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

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可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已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搏顙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已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

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入座寒溫包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即以文集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

酬酢給求之文為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者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為碑銘序述諸體即不得不為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

羣相誇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尙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贋鼎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

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曠里之醜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翺之毀平淮西碑本末略李翺功歐陽辨師魯之誌從古解人鮮矣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淒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聽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墻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

而議之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幸撻之流血
大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
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
閒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咎甥撻婦俱乖
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叙城久
頹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緩工今則爲
日更久圮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
而當時閱者以謂碑叙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緩工者
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
皆爲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叙其生際
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

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姆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間有情形太逼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又爲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能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爲梁文定毅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眞敬也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

或懷挾偏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捏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酷者必曰無疵殆如賦詩必諧平仄然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醖厚者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鍼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爲實哉好名者流狥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爲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爲治者也何爲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爲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

人不知衣而揭盃繅之名以勸蠶煖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飽煖相矜耀必有輟耕織而忍饑寒假借糠秕以充飽隱裹敗絮以僞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爲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煖也必欲騖飽煖之名未有不强忍饑寒者也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眞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眞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眞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爲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況智干術馭

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爲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狥一時之名也葢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尚也風尚循環如春蘭秋菊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狥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脣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人無忮忌而名之所

關忮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若夫眞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弔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爲後起之接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迹也未始不與我爲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而君子不以爲患焉浮氣息風尚平天下之大豈無眞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則必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

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衆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衆也則天下眞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

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騖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夫馬毛鬣相同也齕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鞍韉而施以銜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衆之所同而先求其異是必詭銜竊轡蹄趹噬齕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幛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爲之也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夢歟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爲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聚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爲辭爲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倣效濫觴流爲江河不復可堙閼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宜防資其灌

漑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適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爲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敘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爲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諡之意以爲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爲無補又何市井閒架之足疑而學士之所不屑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輓而耻錄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

而閒存者亦必別爲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

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實有才無識好爲無謂之避忌反自矜爲有識大抵如此

此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辭爲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誌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閒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爲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誌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爲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

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鬪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醮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別爲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聖制作無取僕文節奏以爲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爲之辭所爲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今則無矣）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尚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

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指題名碑劉向奏書指進呈錄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識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啟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發號高禖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識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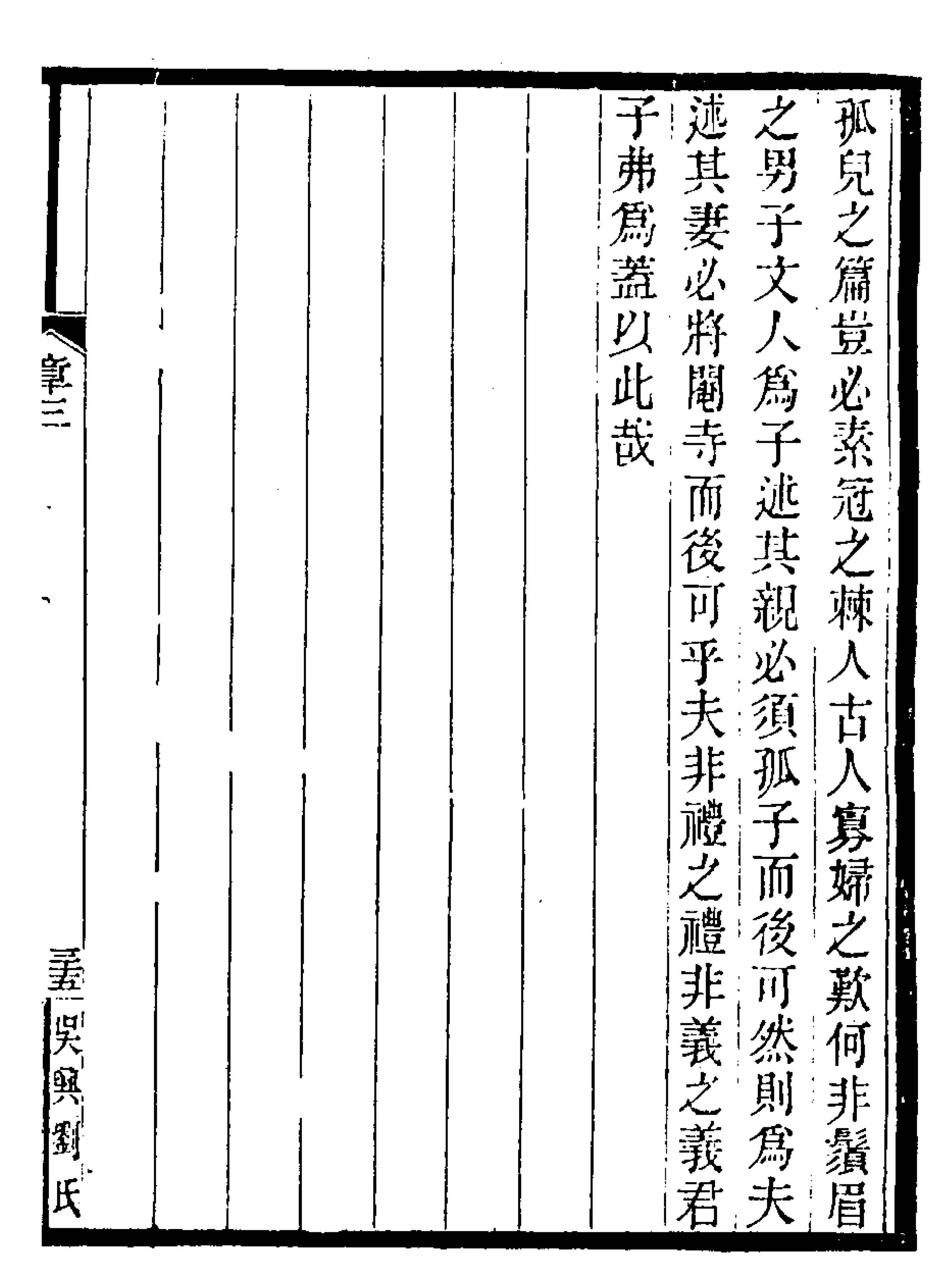
國家令典　郊　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也推　恩循例羣臣　誥敕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　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張也聖人制作爲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

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鬬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煢煢苫塊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無時尚有人焉能載筆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人之自爲相喪者之代

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爲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鴟鴞既處飄搖不爲睍睆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爲之辭即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著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諱諱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爲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后即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冊祝制誥則追謚先朝冊后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宮守樂府


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鬚眉之男子文人爲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述其妻必將閹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爲蓋以此哉

章氏遺書卷三終

嘉業堂刊